

生活點滴 (1) ----- 所有的好事情 海倫·莫絲樂修女



當我任教於莫里斯的聖瑪麗學校時，他正就讀於三年一班。班上三十四個學生和我都相處的非常融洽愉快，但是馬克卻讓我感覺十分奇特，他的外表看起來非常地乾淨整齊，而他那種超級樂天知命的態度，讓他偶而出現一兩次的惡作劇，反而顯得有點令人愉快了。

馬克喜歡一直不停地講話，而我必須一再地提醒他，發言前必須要獲得老師的許可；然而，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，卻是每一次當我指正他的時候，他都會很誠懇地向我回答說：「修女、謝謝您指正我！」一開始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種情形，可是沒有多久，我就已經習慣一天聽到好幾次這種回答了。

有一天早上，當馬克又再度地一直說話的時候，我逐漸失去了我的耐性。然後，我，一個實習老師，作了一個錯誤的決定。我盯著馬克看，並且對他說：如果你敢再說一個字的話，我就拿膠帶把你的嘴巴封起。

結果不到短短的十秒鐘，巧克就冒出了一句話來：「老師，馬克又在說話了。」其實，我並沒有請班上其他的同學幫我看著馬克，是既然我已經在全班面前宣佈了要作處分，我就必須要付諸實行。就好像是今天早上才剛剛發生的一樣，那天早上的情景我還記一清二楚。我走向我的桌子，故意以很誇張的動作打開我的抽屜，拿出一捲膠帶；我什麼話也沒有說，慢慢地走向馬克的座位，撕下兩條膠帶，然後在馬克的嘴巴上面貼了一個大大的 X，然後我就回到講台上了。

接著我轉頭過去看看馬克在作什麼，結果我發現他對我眨眼睛～他居然在對我眨眼睛～我開始笑了。當我慢慢地走回馬克的座位時，全班都顯得十分興奮，我撕下馬克嘴上的膠帶，然後聳一聳我的肩膀。他一開口就說：「修女、謝謝您指正我！」在那一年的年底我被要求去教授國中的數學。緊接著一年一年地過去了，在我完全沒有察的狀況下，馬克居然又來到我的課堂上了。比起以前，他現在看起來更帥氣了，也還是跟從前一樣地彬彬有禮；因為在新教材的數學課裡面，他必須非常專心地聽我上課，所以他沒有像他從前三年級的時候那麼多話了。

某一個星期五，所有事情都顯得不太對勁；我們這個數學班已經和一個新的數學觀念糾纏了將近一個星期，而我可以感覺到學生已經感到厭倦、對他們自己感到失望—甚至對彼此有點遷怒。我感覺到我必須在情況失

去控制之前，改善班上這種脾氣暴躁的風氣，所以我要求他們把全班同學的名字（自己的除外）寫在兩張紙上面，在每一個名字之間都預留一點空白，然後我請他們想一些別人的優點，寫在名字與名字之間的空白上。

我們一起利用了那一堂課剩下的時間完成了這項工作，當學生離開教室的時候，他們將那兩張紙交给了我。馬克對著我說：「修女、謝謝您的教導，祝您有個愉快的週末！」那個星期六，我把每一個學生的名字分別寫在一張張的紙上，然後我把每一個學生的優點記錄在屬於他們的紙上，星期一的時候，我把那些列出來的優點發給他們。沒有多久，整個班級都很開心地笑著，我聽到他們當中有一些人在竊竊私語著：「真的嗎？」「我從不知道人家會注意到這個？」「我都不知道人家這麼喜歡我。」沒有人再在課堂上提到有關那張紙的事情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們在下課過後，有沒有和他們的同學討論，或是拿回家和父母親一起研究，但... 這個不是重點了。學生們又再度地對自己充滿信心，而且相處融洽了。

時間慢慢地過去了，幾年以後，當我從一次假期中返回之時，我的父母到機場來接我，當我們一起開車回家時，媽媽問了我一些關於這次旅行的事情，像是天氣、一些特別的經驗等等，都是一些很平常的問題。在這種簡單的對話中，我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沈寂。然後媽媽偏過頭去看了爸爸一眼，然後說：「爸爸！」我的父親清一清喉嚨，就像是從前當他宣佈重要事情的時候一樣，然後他開始說：「馬克的家裡昨天晚上打電話來了。」「真的嗎？」我說「這幾年我都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，我很想知道馬克最近過的怎麼樣？」父親很平靜地說：「馬克在越南陣亡了，明天就是葬禮，如果你出席的話，他的父母會很高興的。」直到現在，我仍然可以清楚地指出父親跟我說這個消息的地點——門牌 I-494 號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軍人，靜靜地躺在軍用棺材中，馬克看起來好帥氣、好成熟。在那個時刻，我腦袋中唯一的想法就是：馬克，如果你能夠起來和我說話的話，我願意把全世界的膠帶通通丟掉。

那個教堂擠滿了馬克的朋友，巧克的姊姊唱著「民主戰爭聖歌。我則想著：「爲什麼在葬禮的日子都一定要下雨呢？墓園的附近已經夠難走的了。」牧師作一些例行的禱告，樂隊吹奏一些例行的哀樂，那些熱愛馬克的朋友們，一個接著一個地，最後一次走向馬克的棺木，向上面灑上聖水。

我是最後一個祝福死者的人，當我站在那裡的時候，一個剛剛抬棺木的士兵走向我，並且問我說：「你是馬克的數學老師嗎？」我眼睛注視著棺材，點了點頭。他繼續說：「馬克說了好多你的事情呢！」在葬禮過後，馬克從前的同班同學大部份都到巧克的農場用午餐。馬克的父親和母親

也在那裡，很明顯地，他們在等我。「我們有一些東西想要給您看。」他的父親說。他從他的口袋中拿出一個皮夾，他說：「當馬克死去的時候，他們找到了這個。我們想也許您認得它。」他將包裝紙小心翼翼地打開，拿出兩張已經破損的筆記本內頁，很明顯的這兩張紙之前是被膠帶封起來的，而且已經被重複折疊過多次了。我不用看，就知道那幾張紙是我當初給馬克，上面列著同班同學給他的讚美的那張紙。「很謝謝您為他作了這些」他的母親說「您看到的，馬克很珍惜它的。」

馬克的同班同學開始圍繞著我們聚集起來了，查理笑得特別靦腆，他說：「我也還留著這張紙，我把它放書桌的第一層抽屜裡。」巧克的太太說：「巧克叫我把這個放在我們的結婚紀念簿裡。」「我也還...」馬林接著說「我把它放在日記裡。」然後維琪伸手拿出她的隨身筆記本，然後從她的皮夾中拿出那張已經破損皺折的紙，她眼睛眨也不眨地說：「我一直都隨身帶著這張紙，我想大家應該也都還留著自己的吧！」

最後我終於坐下來哭了，我哭，我為馬克而哭，為所以再也不能見到他的朋友而哭。